没有习惯性公开 就有习惯性质疑

日前，网络上一则“温州泰顺24岁年轻女干部任副镇长”的帖子，引发公众关注。帖子称：“90后副镇长出山！18岁参加工作，不知何时提任副科长级，现转任实职副镇长，年仅24岁。”网帖上所说的这名女干部叫王珊珊，网帖普遍认为她有背景，干部选拔有暗箱操作嫌疑。泰顺县委组织部回应，王珊珊此次任职考察正常。王本人则表示，“希望不要以年龄论英雄”！（4月15日中广网）

“不要以年龄论英雄”的回应，相信代表了很多年轻干部的心声。与此异曲同工的是，还有一种“总问父母是谁”的现象：一些新提拔的干部，一旦被曝出父母或者仅仅是亲属中有人身居高位，便立刻会陷入“背景论”、“官二代”的舆论质疑中无力自拔，辩解不是，不辩解更不行，感觉相当委屈。

动辄从年龄、家庭出身等角度来质疑干部选拔的公正性，显然有失公平。提拔干部的核心标准是个人能力，而从理论上说，年龄和家庭出身之于个人能力并不是绝对的对等关系。事实上，我们也无法否认，在改革和创新以及“干部年轻化”的时代大背景下，年轻人的冲劲和创新意识往往更被看重。而由于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影响和熏陶，干部子弟相对而言也比普通人更熟悉权力运作和官场规则，在竞争中自然是具有先天性的优势。这或许是一种起点的不公平，但与所谓的黑幕或腐败却未必有必然的联系。

问题是，公众不以年龄、出身论英雄，又该以什么来论英雄呢？干部选任事宜属于公共信息，涉及权力的规范和公共管理，也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，民众当然享有监督和质疑的权利。但问题是，现实中很多干部选任和提拔的信息公示往往都是惜字如金，只公布年龄、学历和任职岗位等概况，而对其履职经历、表现如何、社会评价等详情，则向来讳莫如深。这让公众从何监督？不得不说，公众之所以“以年龄论英雄”实属无奈之举，因为在没有其他监督渠道、表达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，公众只能以这种剑走偏锋的方向来倒逼官方公开更多的信息，以达到“曲线救国”的效果。

“希望不要以年龄论英雄”，委婉地表达了一个年轻干部内心的委屈与不平，但事实上，公众比被质疑的女干部还要委屈。王珊珊所遭遇的质疑很快得到了官方的澄清，而公众的困惑如何求解？当地组织部门回应，在锻炼任职期间，王珊珊等人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，表现良好。“组织部门先后对王珊珊进行过六七次资格审查，资格审查是很严格的，王珊珊都通过了”。“表现良好”、“审查严格”，几乎就是回应问题选拔的标准格式。然而，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，这种泛泛而谈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无法对证的事实。

没有习惯性的信息公开，就有习惯性的质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干部群体，其实都是信息不公开的受害者。遗憾的是，尽管干部选拔丑闻时有发生，尽管公众对干部选拔和任用的信任度越来越低，但一些地方政府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，选择性公开，应急式公开，仍是一种常态。因此，与其抱怨“不要以年龄论英雄”，不如向组织部门呼吁改进和完善公示制度。 **吴龙贵**

“从头部到盆腔，28小时被做13次CT，这到底是在急救还是在做全身体检？”8日，家住硚口区长丰大道的郭女士(化名)向记者反映，过年期间在京港澳高速湖南长沙境内撞上一辆小轿车，被撞的一位66岁周老太被送到湖南省马王堆医院抢救，但院方提供的费用清单令家属惊讶不已。(4月12日《武汉晚报》)

28小时13次CT 看病怎能不贵

28小时，也就是一天多一点时间，接连被做13次CT，而且有的部位重复进行检查，这能说正常的检查吗？按说用医疗仪器进行检查，应该是“有的放矢”，哪里有问题就检查哪里，可是“66岁的周婆婆头部和胸部也受了伤”，不是对症检查，而是上、下腹部，颈椎、骨盆到处查，如此的“热心”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检查不是免费的午餐，按照此医院的规定，做一个部位CT就是270元；连续做上13个，不要说诊疗费、药费等，光检查就花费了3510元，由此看病怎能不贵？前不久，在全国“两会”上，有医卫组政协委员提出“大医院是很赚钱的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过度检查”。笔者查了一下，马王堆医院是省级大医院，而28小时被做13次CT，这一新闻再次印证了这一事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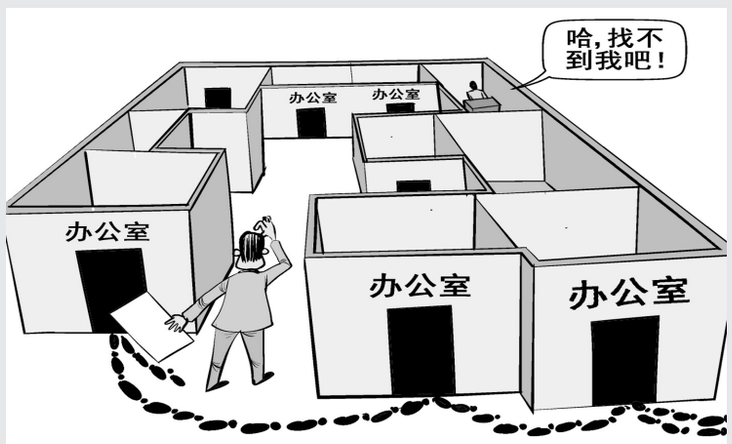
CT是先进的治疗仪器之一，但是先进并不等于检查的越多越好，更不能滥用，用多了不仅增加病患者的负担，而且对身体也非常不利，“连续多次重复接受CT检查，可能增加辐射致病的风险”，可是医院此方面的检查普遍过多，有的直观就能判断的病情也得做，有的伤风感冒的小病也得做，甚至在甲医院刚做好，因转到乙医院又得重做，一病多查，反复检查。

为何医院热衷于对病人做CT，无非是物价部门定价过高，至使此方面的利很大，如果是定价合适，没有多大的利可图，医院哪来这么大的积极性；再则，医院对检查有一套激励机制，谁开的检查越多，谁的功劳就越大，奖金提成自然不在话下，如果不是有什么好处，谁还去费这个劲儿让病人去多检查。

要说起来，对于“看病贵”问题一直以来都很重视，发改委先后进行了30次左右的不同药品降价，尤其是不少地方实行医药分离，取消药品加成，但是收效甚微，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，甚至加重。究其原因，看病贵是多种原因形成，而其中检查费用占有相当的比例，这一费用不限制，不监督，势必“墙内损失墙外补”。

28小时被做13次CT检查，此种检查想做就做，想做多少就做多少，没有任何的约束力。因而，医疗改革不能只是局限于“药”，还得对检查进行规范，从源头上实行统一价，同时，对检查提成进行严厉惩处。如此，才能堵住“看病贵”的漏洞。 **东 文**

办公室迷宫



据新华社电 一般情况下，办公室门上往往会标明主人身份。但在广西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领导办公楼层，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“办公室”，6个局领导的办公室隐藏其中。来办事的群众说，这简直就是“迷魂阵”，办事不知该到哪儿找人。住建局副局长张华斌称，住建局正在调整办公室，还没有完全调好，所以没有标明。 **焦海洋**/图

破除“中国式过马路” 还需人性化配套

继浙江杭州后，北京、四川、海南等全国多地连日来陆续出台举措，表示将全面整治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、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。从网民“马路正能量”“早该管一管”的顶起中，我们看到了公众对严惩“凑够一撮人就走，无关红绿灯”“非机动车违规逆行”等行为的期盼。

无视信号灯横穿马路、攀爬防护栏，对这些不文明甚至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，的确能起到教育引导的作用。但要把好事做好，仅靠处罚还远远不够。把市政规划中缺失的人性化配套措施补足，才更能让受罚的人口服心服。

通过电视和网络曝光可以发现，一些行人违规过马路并非全因安全意识淡漠，路口设置不够科学、信号灯配时不够合理，都是客观原因。西部某城市居民称，在原本从未有人翻越马路栏杆的当地，近期翻越栏杆现象猛增，究其原因是当地为修建BRT公交通道而在道路中间设置护栏，导致一些市民隔路相望却要跋涉近一公里才能相见，极为不便。

配时不充足也是行人无视信号灯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从网民吐槽看，在一些路口红灯时间过长超过行人的心理等待底线，绿灯时间过短，年轻人尚需一路小跑才能过关，老人就只能“先跑一步”。

此外，对在人行道上违停的车辆处罚不够，一些地方甚至在人行道上设置停车位等也将行人逼上了险境。一些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被划做停车位，还有一些机动车堂而皇之地占用非机动车道甚至盲道，行人和非机动车经过时，只能被逼上机动车道“与车争路”。

虽然马路上人性化设施的欠缺不限于以上所列，但这些设施和措施的缺乏并非一地所独有，破除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陋习，绝非开罚单罚款就能一劳永逸，而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在加强宣传和督促，使市民树立良好习惯的同时，相关部门还需完善相关人性化措施，为市民出行提供更舒心的环境。 **何晨阳**

不宜过分解读 小学一年级女生 “择偶观”

当妈妈的万万没有想到，上小学一年级的小丫头片子还会收到情书。给她整理书包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，用拼音和一颗小桃心组成了“宁宁我爱你”的意思。写情书的是一个叫莫莫的小男孩。看到小情书，妈妈就开玩笑地和宁宁说：“哟！有小男朋友了，都不和妈妈说了嘛！”小丫头一扭头，继续埋头画画，淡定地来了一句：“没当上班长之前，我才不考虑呢！”（4月15日《钱江晚报》）

看罢这则消息，让人感叹童年的青春美丽，更让人感叹这位妈妈的开明。对待女儿收到的第一封“情书”，她没有紧张兮兮、一惊一乍，更没有当头棒喝，伤害孩子的自尊。

然而，感慨过后，笔者又有几分担心，面对这个小女孩“没当上班长之前，我才不考虑呢”的“择偶观”，不知多少人又会生出种种非议。很可能有人会认为孩子幼小的心灵被社会上的功利思想所浸淫，从小就懂得对“权力”敬畏，而对这种“官本思想”的来源，更可能顺藤摸瓜、追根溯源至学校教育，以及他们的老师或家长。

对此，笔者很想在这里多说一句，这名小女孩的“择偶观”里表达得很有可能是另外一层意思——当班长是因为表现优秀，而成绩好则是表现优秀最重要的条件之一，自己要找班长那样优秀的男生，本意或者只是向爱学习的同学看齐，而与成人世界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以及恶俗的攀附权贵思想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成人有成人世界里的烦恼，而孩子自有孩子们的天真，他们童言无忌烂漫无邪、他们率性直接敢爱敢恨，甚至于对将来“另一半”的设想，都是一种真实的表达，我们万不应该因为自己过分成熟的思想而误解了孩子们的单纯。

孩子是祖国的未来，他们成长的经历中留下了若干美好的第一次，面对这些，家长们应该学习这则消息中的这位“妈妈”，学会与孩子认真坦诚的沟通，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，从而进行必要的引导。

有鉴于此，笔者认为，对于这名小女孩的“择偶观”，擅长捕风捉影的人们万不该大肆发挥，要知道，此“班长”非彼“官员”，且放下你紧张挑剔的眼光，让孩子们自由地表达和呼吸。 **陈科峰**

可否晒一下“神题”的 “参考答案”

大象把蚂蚁踩到骨折，怎么办？面包和馒头打擂，谁会赢？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，为什么？……这些大学自主招生新颖搞怪的“脑筋急转弯式”神题，让不少考生觉得“很意外很囧”。(4月14日《新快报》)

近年来，高校自主招生“神题”不断，引起的争议也不断，赞成者认为，“神题”破除了命题方式的“八股化”，对打破应试教育是一种创造和突破；质疑者认为，“神题”除了越来越“神”之外，完全看不出跟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的关系，甚至说越“神”越说明“老师越缺乏观察学生的能力”。可作为主角的命题高校，除了解释说“神题”没有标准答案，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之外，“参考答案”却从来没有公布过，这不仅不能够发挥应有导向作用，还会对老师打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对一般的人来说，这些“神题”看上去确实很“神”，但对精于应试技巧研究的人来说，似乎一点也不“神”。依我看，如果考生把握好三点，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。一是凸显自信、自我体认、换位思考等自我人格的力量，就成功了一半；二是反向思考，提炼真相。蚂蚁是节肢动物，没有骨骼，怎么会骨折？幸福，为什么是元芳？怎么看，不是我怎么看？估计老师也就很难说你的答案不靠谱；三是找准对应的象征物，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去说事，面包象征西方饮食和文化，馒头象征中华传统饮食与文化，打擂就是市场争夺与文化交锋，将民族自信、时代精神、改革开放融进去，答案离十也不会离八九。

人类的思维是有规律，是有要素的，只要不是来自于专业知识的“神题”，只要根据思维规律将思维要素排列组合，一样可以将“神题”纳入应试的技巧，让“神题”的本来目的失去意义。在这个角度，与其说“神题”是在考验考生的思维能力，不如说命题老师的思维陷入了为“神”而“神”的形式主义误区。实际上，这些所谓的“神题”，几乎没有一个是命题老师的原创，都可以在已公开的资讯中找到原型，很多甚至都只是简单地改编，这样的“神题”，不仅会对资讯不发达的农村考生造成极大的不公平，至少从形式上，也没有体现出命题老师本身的思维创造性，以此为标准选人才，多少有些荒谬。

无论是“神题”还是一般考题，基本功能都是评价学生的能力和素质。在自主招生的场域，还有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的功能。每一所大学，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，选拔人才都有自己的标准。按理说，没有标准答案的“神题”，即使同时出现在不同学校的考题里，但参考答案却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即使不追求所谓独特的“大学精神”，老师要打分，没有标准答案也应该有参考答案，否则，就完全成为了主观感觉，失去了科学性。因此，无论是从凸显独特的“大学精神”，还是基于考试给分的科学公平，命题的高校也都应该将“参考答案”拿出来晒一下。

市场思维从来就是双向的，而目前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，基本上还没有给予考生的自主选择权，而高校的自主招生，高校基于各种考量，同类、同批次、同城的高校在考试时间上也多故意选择“撞车”，进一步压缩了考生选择高校的自主权。每一所大学都有不同之处，这是实施高校自主招生的前提。在考生对各高校的特色究竟在哪里，还没有清晰认知的情况下，选择公开自主招生考试题目、特别是“神题”的参考答案，无疑是传递特色的需要，也是增加考生普遍“被选择”高校背景下自主权的需要。

问题只是，这些高校的“神题”有参考答案吗？敢公布参考答案吗？做好了经受舆论“拍砖”的准备吗？“神题”在考验考生，也在考验高校，考生需要作答，高校更不应该在封闭的体系里独自玩着自己的游戏。 **郭文婧**

凤凰古城收“进城费”事件引起广泛关注，凤凰也从来没有忘记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。最新一个辩解是：我们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收费。(4月16日《广州日报》)

“错在开始没收费” 是无底线辩护

无论你是否承认，都改变不了一个现实，那个沈从文先生笔下干净得不带一丝人家烟火的凤凰，已经渐行渐远了。利益推动之下，沱江上泛起一地鸡毛，正在螺旋下行。

把问题的一切，归结为“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收费”，虽然让人气愤但并不奇怪。这就好比一个问题官员，在面对媒体监督时大声斥责：大家都这样，你为什么就针对我？这种话近年来公众已经听得太多太多，再多一次又有何尝。只是有理不在声高，这种辩护近似流氓，口水之下节操碎了一地。

是的，凤凰一开始没收费。回头看看，如果凤凰一开始就收费，那凤凰还会走到今天吗？当地称，“起初游客只有两万人，政府也是想把这个市场先做大”。开始没收费，吸引了游客，挣到了钱，看到火了起来，又羡慕人家收费，想挣更多的钱……贯穿其中的是贪婪，是赤裸裸的对利益的追逐。

是的，这么做的并不只是凤凰一家。这些年来，门票经济已经成了一个毒瘤，深深扎根在中国旅游经济上。并不否认，凤凰只是旅游乱象的一个缩影，但也要看到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么做，放眼世界更是如此。凤凰称西湖学不来，到底是学不来，还是不肯学？学不了好的就学坏的，正如央视批“抗日神剧”的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比下比烂吗？

凤凰拿故宫作比，且不说故宫本身就面临着舆论的诸多指责，本身就有许多反省、整改的地方，就从景区的本质属性上讲，两者也有不同。故宫是一个纯粹的景区，而凤凰古城则不同，里面有大量的原住民，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城。进城都要收费，除了现在的仙侠小说，传统作家连故事都不敢这么编的。而且改变这一切的，只是地方和商人之间订的一个协议。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要，凤凰不是中国的凤凰，不是凤凰人的凤凰，凤凰到底是谁的凤凰？

“错在开始没收费”，是一种无底线辩护。继续比下比烂下去，无底线就会变成一种无赖，凤凰可能称：我就这样，你爱来不来。这样一句话，已经隐隐约约出现在凤凰的口中。百姓的抗议，凤凰不在乎；游客的吐槽，凤凰不在乎；媒体的质疑，凤凰不在乎……一只落水的凤凰，现在只在乎利益。

微博上有网友呼吁“五一”不去凤凰古城，获得了包括李开复在内众多大V的支持。相对于一些媒体的“悲观预测”，我倒倾向于认为，不仅这一段时间，即使一两年内，凤凰游客也未必明显减少。这一“凤凰传奇”，主要是由中国旅游所处的初级阶段决定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旅游心理的成熟，特别是随着国外游热起来，用脚投票会越来越普遍。今天的种子，明天的果实。终有一天，凤凰会为自己的傲慢与无知付出代价。这一天，不会远。 **毛建国**

饮用水标准 不可任人玩弄

“农夫山泉产品标准不如自来水”的消息一经披露，即引发轩然大波。水，不能不喝；但哪些能喝，哪些不能喝，这时候就需要权威部门给个准信了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卷入漩涡中心的农夫山泉这几天一直强硬回应。从消费者的角度观察，有回应比没回应好，信息披露比信息保密好。被质疑者当然有自我辩护的权利。但辩护是否有效，消费者是否买账，还得看回应的证据是否充分以及是否拥有足够的证明力。

农夫山泉将一起“饮用水标准之争”指责为竞争对手蓄意挑事，这似乎就偏离了舆情回应的方向。如果农夫山泉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应该向工商部门或司法部门举报。若“竞争对手蓄意抹黑”还只是怀疑，过早地公开这份怀疑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，还会背上“转移焦点”“转嫁责任”的猜测。与其以公布“猜想”来自证清白，还不如去积极搜集证据，以便为法律渠道解决“市场恩怨”打下基础。

而此次争端的核心议题——“饮用水标准之争”，实则已超出了农夫山泉可以一家回应的范围。舆论监督的指向是“事”，而非某个具体的人或企业。“饮用水标准之争”看似从农夫山泉切入，但经由媒体的努力，现在发现的问题是“国标”与“地标”的冲突。就农夫山泉公布的几份检测报告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提出批评称：农夫山泉一直执行的浙江地标，就是不如自来水标准。

“地标”与“国标”存在冲突，本应由“地标”的制定者来回应。农夫山泉的品质再好，也掩盖不了“标准”的冲突。从法律上理解，“国标”的意义在于，它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一种标准，是行业的最低准入标准。“国标”并不排斥地方另行制定“地标”，但前提是不得低于“国标”。如果“标准”冲突，不仅将损害“国家标准”的权威，更将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农夫山泉还有个“王顾左右”的回应，很值得媒体进一步关注。它说“农夫山泉愿意提高标准，以取得相对竞争优势。但是，如果按照农夫山泉的意愿，将有90%以上的中小瓶装水企业因标准过高而陷入困境。”这些中小瓶装水企业对农夫山泉的说法是否持有异议，还不得而知。但这样一个“猛料”的曝出，同样关乎消费者的切身利益，政府监管部门不可置之不顾。对广大消费者来说，他们并不想看食品企业互相拆台，而更愿看到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到位，使饮用水的质量能够可控，以给消费者信心。 **王 琳**